

# 佛刊及其文章

▲火頭僧▼

## 功利影响佛門文章

佛門刊物是宣達佛法的喉舌，其熱鬧場面不及講經，寫佛門文章也不及講經的收獲。文章的作用無聲無息，寫得好只能供人靜靜的閱讀，如果平平，也只能徒佔篇幅，不值一顧。今天看，佛門很少有人寫文章，佛門刊物也不發達，可能就基于上述兩個原因。但佛法終究須要宣揚，講經固然重要，文字一樣重要。講經是口頭三昧，文字是筆下三昧。口頭三昧受一定的時空限制，某一天某一時間在某一地點開講，聽眾必須及時趕到既定的地點，才能聽到講經的聲音，藉聲音了悟佛理。如果過了時間，曲終人散，地點也空無一人。雖然電台也可以講經，把電波播送到家喻戶曉的遼遠地區，事實上今天佛門還未做到電台講經這一步，即使真的做到，其作用也極有限。並非電台就可以打破一切時空限制，何況今日的佛門連極有限度的電台佈教都未能做到。電台的効果雖能打開一些空間限制，時間的限制仍然存在。第一、任何公衆性的電台，其節目必須屬於社會公衆需要，每一節目只限十幾分鐘，比較長的傳奇性戲劇節目，娛樂性高，有廣大公衆歡迎收聽，也不過三十分鐘。此外，任何講演均不超過十五分鐘，佛教是宗教，其講經被視為講演。即使

佛門有辦法爭取到，也只是至多十五分鐘，時間少得可憐。第二、十五分鐘前，電台佛學節目未開始，十五分鐘後已過去，十五分鐘內雖然正在演講，聽眾能有幾何也是問題。目前現有的每週一次電台宗教節目，一逢播出，收音機立被關閉，或轉收另一電台的節目。只因這類節目日久，內容陳陳相因，使人聽出耳油，不受歡迎，情之當然。最近電台宗教節目，改在每日早晚八兩段時間超短波播送，超短波收音機價昂，比普通貨價高十倍。用此種收音機的聽戶，寥寥無幾，也正是電台調劑，應付廣大聽眾心理的巧妙安排。

佛教如果在電台有了節目，是否有人真正歡迎，殊難保証。好奇心驅使，也許聳動一時，能否日久不厭，又是問題。昔年上海會有收音機關閉。可見電台佛教節目，佛門人如何反應。原因何在？可是節目陳陳相因，聽出耳油，講師的程度，佛法修養，口才，聲音，文化思想水準，皆有關係。風頭主義，私人引荐，包庇壟斷，皆所難免。也可能這類電台播送家喻戶曉式的佛法，屬於大衆化方面，其內容不在乎怎樣高深，太過專門化。以免曲高和寡，孤芳自賞，貴乎把佛門因果故事，以武俠，傳奇小說方式戲劇化。像這樣東西，很易被忽視，覺得很容易，無足輕重。不知這種想法根本錯誤，是對客觀社會無知的看法。事實證明，電台聽眾最多的節目，並非任何學術、道德、宗教、政治等等專門化的東西。而是富有趣味、幽默、傳奇、戲劇化的東西。佛教有關這類資料極為豐富，是汗牛充棟，不計其數，百卷法苑珠林，六十卷經律異相，內容全是由因果傳奇故事。善于利用改編，使之戲劇化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所困難的，這類人才，在佛門難求，有之也不被重視。

文章在佛門叫文字般若，即筆下三昧。全部佛典三藏十二部皆賴文字流傳，雖然在今天，佛門不重視文章，寫佛門文章無有出路，致使無有其人，甚至絕迹。能講的人雖也不多，總還易求，能寫的人却如鳳毛麟角。相反，能唱能唸能敲打打的人，却逢僧皆是。這也難怪，人不是木雕泥塑，有血有肉，需要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，處處需要錢，無錢寸步難行。為了解決錢，必須能唱能唸敲打打。也因此，凡具有頭腦之僧，必須考慮生活，刻刻相關「錢」，必須的經懺佛事，却成爲「爲僧惟一出路」，必須

全力以赴。學習此道，三月可以登場，半年可以打磬做維那，一年可以登座放燄口，打水陸，做正副表。修業至多一年，可以終生執業，比今天生活競爭的社會任何行業都容易，錢可以收得大把，優哉游哉，樂以忘憂。講經比做佛事較難，三年五年甚至十年，也可能會講經。所有僧人大致只學學做佛事，很少有人學講經，能講經的僧人少得可憐，就是這個原因。以講經的人數與寫文的人數相比，講經者時有所聞，寫文者百不一見。只因三篇文章兩首詩，自古視爲難題，吃盡十年寒窗苦，鐵硯磨穿，板凳坐斷也可能無成。古人讀書以及現今讀學校，經十年以上苦讀，才有成爲文才之望。修業期間須賴家人經濟支持，直至成名或畢業。出家人的經濟並無任何可靠的支撐，袋內的銀紙須靠自己努力弄到，惟一的辦法是出售勞力。代人誦超度亡靈的經咒，一口熱氣換一口冷氣，唸得聲嘶力竭，喉嚨沙啞，也並非什麼容易。筆者昔年有不少佛學院畢業出來的同學，起初彼此一股熱氣，誓死進修，爲宏法利生而努力。時間一久不勝經濟壓迫，漸漸放棄初志，走向經懶佛事，爲經濟出賣勞力。魚，與熊掌不能兼有，進修之事也就荒蕪，三年秀才如白丁，許多人弄得寫封書信都很吃力，何況望他寫佛學文章。能講經不一定能寫文章，文章與講經雖然也有互助，而講經者大都努力古代經疏註解熟看熟讀、摘錄和記憶其中要義。寫文章貴能融會古今，古爲今用，必先具備屬文先決條件的文章技巧，乃十年寒窓的專攻功夫。而非古人既成的作品，一部兩部經疏註解式的說教文學可以勝任。講經者發表文字，除照抄疏註原文外，很少新的變化，獨立新義，即此原因。

## 佛門作家應受重視

文字是千秋大業，不朽的作品並不受到時空限制，人死後其作品可以千古流傳，其名聲愈顯。即使其人生前，作品寫於斗室，也可藉印刷傳播到全世界。古人的書籍，後人能夠閱讀，佛門三藏浩如淪海的經典，流傳到今日，皆是藉文字做工具，使後人得以閱讀。古人的精神上下遙接，如坐一堂，不因時間遙遠有所隔離。寫文章的價值，不能從作者生前一些冷落場面去評斷。例如佛門度亡生活，費時短生効速，賺得滿袋銀紙，可以買洋樓汽車。講經者也

能獲得相當供養，一時門庭如市。反之，佛門寫文者，却極其孤立冷落，很少有人援手支持，寫文並無稿費，送稿的車資必須自備。常有人問我，你寫文既無稿費，究竟你爲的什麼？我聽了只有啼笑皆非。問者的意思，似乎凡事皆爲什麼？做經懶佛事，爲了銀紙，講經爲了門庭熱鬧，有供養。反之，無銀紙也無供養，就經也不唸不講。寫文章必須吃盡十年寒窓之苦，不像做經懶、講經那般容易。到能寫文時又無一點稿費、也無因寫文而來的供養或地位，究竟爲什麼？真叫人大惑不解。三藏十二部浩如淪海的經典，寫作者也無稿費，他們究竟爲什麼，似乎無人去問。他們當年若無這一股傻勁，耗掉不少心血、寫下經典疏解，流傳到今日。恐怕佛法早就失傳或絕滅，後人根本也不可能知有佛法、啓信、超度亡靈、聽法師講經。今天的佛門，如果只有會唸經的僧人，無會講經的法師，經文只等於商品、僧人只等於碑版。講經法師會講的經文極有限度，不過常見的幾部流行經文、大都憑藉經文古章疏註解、替古人宣揚於滅亡。僧人中只會唸經的至此只有唸經祈禱，終于無補。會講經的法師。只能引述經義，不能用流利的文字撰文反駁、或融會貫通佛理科學，寫出深入淺出足以護教的文字。這些足以護教和傳教的文字、必須仰賴十年寒窓終日坐冷板凳的佛門發心攻讀文學者寫來，從清末民初的佛學叢報起，海潮音、弘法刊、佛學半月刊。到今日香港的佛刊、人海燈、無盡燈、香港佛教、雷音。以及台灣的海潮音、菩提樹、獅子吼、今日佛教等，近百餘家佛門刊物。其中有關傳教護教的許多可貴文章，皆是佛門坐冷板凳的作家嘔出的心血。這些文章是否有助佛教的存在與發展、或在護教上起了一些作用，我不想下肯定，只盼主持公道者來公評。內明雜誌出版，在佛門不算得什麼特別新聞，但其精神值得表揚與鼓勵。佛門今日缺少作家，其原因受功利風氣及實際因素影響，而得不到表揚與鼓勵。佛門今日缺佔絕天成份。內明雜誌是否重視此問題，爲此絞些腦汁，使許多佛門青年鼓起勇氣寫作。刊物有了泉湧般的稿子，壽命自可延長，佛法的慧命，也因此延續。